



尊师·守望

编者按

今天是教师节,本报特别向乡村教师这个群体致敬。快速的城镇化,将他们推向了边缘,然而身负启蒙使命,他们甘做乡村最后的守望者,让知识落地开花,文明得以延续。本报记者探访多所乡村学校,了解他们坚守岗位背后的故事。



60岁的宋法章在课堂上检查学生背课文。

“不清楚学校有一天会不会消失”

全校仅剩19个孩子,60岁的他还没想过离开课堂的生活

等到年底,60岁的宋法章就要退休了。

在莱芜市茶业口镇中茶业小学,他一坚持就是38年,随着村里外出的年轻人越来越多,班上只剩下了8个孩子。

“不知道学校以后会不会消失,只尽我所能地传授给学生们一点知识吧。”宋法章说,陈旧的知识结构让他力不从心,当孩子们的音乐课只能通过放磁带来上时,他总会很无奈。所幸,孩子们一直用刻苦学习在回报他的这份坚守。

文/片 本报见习记者 郭延冉 王浩奇

8个学生1个老师凑起最热闹的课堂

秋日的暖阳下,一条不足5米宽的水泥路蜿蜒着指向莱芜市茶业口镇的北部山村,农户新采摘的花椒、花生就晾在路旁,一路上静悄悄的,几乎不见人影,偶尔才看到房顶上颤着簸箕的农妇……等到了中茶业小学,已经距离莱芜市区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,城市的一切都与这儿无关了。

眼前是一所2009年刚刚改建的四合院,它承载着19名学生走出山村的梦想。正是上课时间,宋法章的三年级班上,传来一阵洪亮的读书声。

9岁的李子豪在完成标出课文《金色的草地》中生字词的任务后,开始按照课文后面的要求背诵其中的一段话:“花朵张开时,它是金色的,草地也是

金色的……”

李子豪语速很快,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一遍遍重复,记不住了停顿数秒后,迅速翻开课本看一眼,接着合上再背。

宋法章以惯有的威严说:“下节课要挨个检查背诵!”其他7名同学动作有些慢,还在费力地用铅笔一一画出课文里自己觉得难写的生字。

8名学生加1位教师,这个三年级教室是学校里最热闹的课堂。下课后,60岁的宋法章才跟记者介绍,学校一共就5位老师,自己年龄最长,最年轻的是校长王元国,但也都48岁了,自2008年将四、五年级并到中茶业小学后,学校只留下了一、二、三年级,现在一年级学生最少,仅4个孩子。

记生字背课文,只能延续传统教学

到今年12月,宋法章就要退休了,他见证了学校由盛到衰,也见证了整个村子的变迁。

从1976年参加教学,宋法章就再没有离开过。他说,上世纪80年代时,教师工资低,许多民办老师都转行了。他也曾动摇过,但面对村子里瞪着一双双充满求知渴望的大眼睛的孩子们时,他选择了坚持下来。

8名学生一个班,宋法章

说,这是他从教近40年遇到的最小班级。近些年,班里的孩子越来越少。“一方面,生育高峰过后,村里的孩子少了;另一方面,村里年轻人都外出务工,稳定一点后把孩子也带出去上学了。”宋法章说,以前学生多的时候,他的班上能有48个孩子。

学生数量锐减后,改建的教室显得宽敞了,课桌椅也换上了新的,但硬件投入仍有欠缺,教桌很老旧,也没有多媒体设备,教室里仅有的是一个摆着课外图书的书架子和几件简单的教辅工具。

此外,唯一不变的则是宋法章的授课方式。年纪大了,接触新事物很慢,再加上乡村里信息闭塞,他很难改变几十年来形成的陈旧教学模式:让学生标记生字词、背诵选句选段,宋法章不知道该如何创新教

学,作为弥补,他只能尽全力把每一堂课都认真对待。

为了督促孩子们进步,他尽可能跟他们多交流,上课时不停地围着教室转悠,跟孩子们说话,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。

“真希望多一些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来教村里孩子学习,多给他们传播新鲜事物。”宋法章语气诚恳,眼里则显露着些许无奈。

除了英语,其他课程自己一肩挑

与已经为数不多的学生在一起,宋法章更像是家长。

孩子们的父母大都在外打工或者忙农活,中午无暇回家,就早早备好午饭,把钥匙用毛线拴在孩子胸前。中午放学,孩子们回家自行吃饭,然后回到学校,铺开从家带来的被褥,在教室午休。这时,宋法章就要和其他老师轮流照看。

学生们已经习惯了学校里的这几张老面孔,而学校也多年没有引进年轻老师。57岁的

李春德和李社德开学刚调过来,为的是接替年底退休的宋法章和另一位55岁的女教师,而他俩也一直在基层教学。

宋法章说,到他们这个年龄,教学越来越吃力,确切地说是“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”。但是是乡下小学,底子薄,教学就更不容有失,该开的课也是一定要开。

“音乐、美术、体育样样开,还有一些校本课程。可是,有的课我们真教不了,唱也不会,跳

也跳不动了。”除了英语毫无基础没法去教,宋法章肩负了三年级语文、美术、音乐、科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,一天六节课,四五节都是他在上。他说,像音乐课,多数歌曲就只能给学生放磁带,跟着学生们边唱边教。“为了不让孩子们落下课程,想尽各种办法也得把课程开全,硬着头皮也得教好啊。”

尽管师资状况堪忧,但孩子

小学拿到了5次全镇第一,而中茶业村年年都出大学生,今年就考出了好几个,他们都经过宋法章的启蒙,这让他颇感欣慰,也让他在村里一直受人尊敬。

“站好最后一班岗吧。”宋法章还有些不舍,他还想过离开课堂的生活,也不清楚学校会不会真有消失的一天。但今年,原本有12名学龄儿童,临开学,有8个都被打工的父母领到城里去了。



两名学生是张为学继续坚持的理由。
本报记者 张中 摄

本报见习记者 许亚薇
本报记者 吴金彪 王兴飞